

解放元氏城:坑道爆破攻坚经典战例

□王律

1947年11月12日,石家庄解放后,在冀中和冀南根据地之间,仅剩石家庄南部的元氏县国民党守军继续负隅顽抗。我晋察冀野战军于11月20日夜发起夺城战斗,于12月3日全歼守敌,解放了元氏县城。至此,石家庄全境解放。

“卧牛石城”成为最后的堡垒

笔者20年来采访了众多参加过解放元氏战斗的历史见证者,搜集到晋冀鲁豫等解放区报刊关于攻克元氏的战地文献藏品,越来越感到解放元氏在整个石家庄战役中的重要地位。75年前,英勇善战的晋察冀部队在不到50天的时间里,连续取得了歼敌四万余人的清风店、石家庄、元氏三次战役的胜利。因此,当年也曾将其统称为一场战役,即清石元战役。其中清风店战役是前奏,石家庄战役是核心,元氏战役则是尾声。

元氏县城以“卧牛石城”著称,在华北乃至全国罕见。明万历三十年(1602年)开始修筑石城,城高11.5米,顶阔6米,底阔11米,城周长3380米。自建石城以来,无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热兵器时代,从未有被哪支部队攻克过的记录,1947年4月正太战役中解放军两次强攻城池未克。元氏守军头目魏永和,当过日寇的汉奸和国民党的县长、保安团长。他杀人成性,无恶不作,纠集大批兵痞、流氓、特务和附近各县的逃亡地主等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亡命徒,死守孤城,负隅顽抗。

我军解放石家庄后,逐步将元氏城团团围住,魏永和带领的还乡团有约4000余人,他们平日作恶多端,与周围的老百姓有深仇大恨。他们坚守城中,闭门不出,顽固而不易攻打。尤其元氏城的城墙是用花岗岩石料砌成的,十分坚固,用火炮抵近射击直接瞄准,打在城墙上都不能炸破口子,不能奏效,以致攻城十分困难。所以我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,过去强攻此城时,尽管突破了城外的护城壕,也冲到了城墙根儿,并多次支起登城的云梯,但均被敌人炸断或推倒摔断。突击部队伤亡很大,未能登城,不得不撤出战斗。

晋察冀炮兵部队奉命参战

在解放石家庄战役中,炮兵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,笔者曾数度赴京采访原晋察冀野战军炮兵旅的田申团长,他是国歌词作者田汉的长子,毕业于黄埔军校炮科,是我军一位不可多得的专业军事人才。1947年6月,晋察冀军区炮兵团扩建为炮兵旅,田申由团教导大队副大队长调任为教导团副团长,团长由旅参谋长李健兼任,团部驻安平县东黄城,下辖六个队,有山炮、野炮、通信等科,为军区培养炮兵干部。东黄城是老解放区,部队将士都住在老乡家里,军民关系非常融洽,在这里他们也参加了农村的土改。

田申则把全部精力投入训练,为石家庄战役做准备。当然也要结合战士们们的实际情况,他们的文化程度较低,多半为高小文化程度,因此,有一些炮兵间接射击公式,不太容易弄得懂,而且由于我们的大炮都是缴获而来,炮弹非常少,因此在射击方法上,要改用直接瞄准的方法,甚至用炮膛瞄准,争取百发百中。大家学习很努力,很注重实物操作,把炮门和方向盘都摸得熟透了,闭着眼睛都能拆装。9月,野炮和山炮两个队都结业了,恰好这时正逢野战军在清风店歼灭了国民党第



■1947年12月7日晋冀鲁豫《人民日报》报道元氏解放。(王律收藏)

三军,生俘了军长罗历戎。炮兵随步兵也立了大功,消息传来,大家高兴万分,希望能上前线去参加战斗,纷纷向旅部上报请战书。

清风店战役后,石家庄成了一座孤城,只有敌三十二师师长刘英等两万多人困守,因此党中央决定解放石家庄,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。而在石家庄地区有一座孤城元氏,由还乡团魏永和据守,也必须拔除,由我方三纵队两个旅和太行军区两个团分割包围。炮兵教导团终于领受任务,率山炮、野炮两队去攻打元氏。

接到这一命令,全团指战员都高兴极了,田申马上召集部队进行动员,积极准备,挑选最好的火炮和骠壮的骡马,因为上战场作战,不能有半点马虎。野炮的骡马驮曳,山炮的骡马驮载,都作了反复的试验,并且选拔了最好的驭手,这才在乡亲们的热烈欢送下,走上了征途,部队经辛集、赵县,还顺便观看了有名的赵州桥。到了元氏城郊,田申向三纵队司令部报到,有的参谋他在大同围城时即已见过,所以很快就熟悉了。

当时敌我双方相距最近的,也就不到500米,彼此都看得清清楚楚,魏永和所带的原本是土匪部队,他亲自带了一支敢死队,全城巡逻,并在大白天猖狂地在城楼上敲锣打鼓,大声地对城下的战士喊话:“城里有的是大米白面,你们进城来享福吧。”这些家伙真把我们的战士气坏了,一梭子机枪子弹向他们射击,就被打得没影儿了。但匪徒中也有狙击手,有一次,田申在城下坑道内观测敌情,侦察火炮的射击目标,当时正是中午时分,城上城下都没有动静,他正用望远镜观察,左边是警卫员胡杏元,右边是步兵的一位连长,但不幸的事发生了,从城上垛口打来一发冷枪,可能是要打副团长田申的,却打在了右边连长的额上,当时连长就阵亡了,这真是难以预料的事,也使田申一生难以忘怀。

冀中军区独立旅担任主攻任务

石家庄解放后,元氏这个盘踞着国民党反动武装4000余人的据点,便成了我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域之间的

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刚刚打完石家庄战役的冀中军区独立第七旅、第八旅,马不停蹄奉命南下,与太行军区的两个团包围了元氏城。元氏城的城墙用天然的大块石料砌成,十分坚固,很难摧毁。工兵靠上百斤重的炸药包,也无济于事;山炮、野炮打上去,只留下一块黑白印记;用榴弹炮试射,也仅仅轰开一个小洞。

此时,元氏战场的总指挥是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周彪,他和冀中军区参谋长李波共同肩负着攻克元氏县城,为解放石家庄全境画上圆满句号的艰巨使命。鉴于石家庄已经解放,北到保定,南至安阳,数百里范围内全是解放区,元氏城守敌仅靠空投给养和弹药(部分落到我军阵地)苟延残喘,已是瓮中之鳖。前线指挥部决定,用半个月的时间,实施坑道作业,将炸药分别埋在四面城墙下,以爆破城墙的手段突入城内,巷战歼敌,活捉魏永和!攻城部队的步兵与炮兵、工兵指挥员反复研究,认为挖坑道到城垣底下,易被敌人发觉,因此必须连日佯作强攻准备,如制作云梯,用火力压制城头的守兵。

冀中军区独八旅二十二团担负从南面攻城任务,由一营及第三纵队支援的工兵,自南关向北挖掘坑道,从护城壕底下通到南城墙的下方。而敌人也开始与我军对抗,千方百计侦破我军的坑道作业。其方法是,在护城壕内,每隔不远的距离埋一口缸,缸口露出地面,在缸口上糊纸,通过这层纸发出的声响,监听我坑道作业中铁镐刨土的“咚咚”声,确定坑道掘进的方位,然后沿护城壕东西横向,往下挖沟,直到与我方南北纵向的坑道打通,再向我坑道内投弹或者灌水,进行破坏,使我方前功尽弃。眼看时间将要过半,坑道作业屡遭敌人破坏,如无得力措施,必对总攻任务造成不利影响。在此紧急时刻,部队首长召开了战地会议,群策群力,采取了有效对策:一是,增加掘进坑道的条数,即便此条被破坏,也可确保彼条成功;二是,停止用镐头刨土,只用锋利的军锹切削,增加敌人监听的难度;三是,白天用能打死角的迫击炮、掷弹筒不断轰击护城壕,晚上派出小分队,用手榴弹袭击护城壕,阻敌反坑道作业。

炸开石头城全歼元氏守敌

田申老人生前向笔者讲述工兵进行坑道作业时,仍然记忆犹新,当时为了扰乱敌人监听,以免遭到破坏,因为工兵要从敌人的护城壕下通过,需挖得很深,而大量的土方要运出来,还不能被敌人发觉,只能在深夜搬运,因此我军还得不间断地向敌人射击,而且炮兵观察分队还得用观察仪器,精密地为坑道作业的工兵不断地校正方位,以免在地下掘进时弄错了方向,经过十天艰苦的作业,终于将1000公斤炸药埋在东南城墙下,炸药的威力可以保证可以炸开两个缺口,再配合炮兵的火力,敌人绝难防守。

此时石家庄早已解放,但魏永和这个顽匪自认城防坚固,拒不投降。我军于12月3日下午3时发动总攻,部队都进入了阵地,炮兵阵地也尽量前推,瞄准准备爆破的缺口,如有敌人在缺口反扑,立即以炮火消灭。田申当时就在距城墙500多米处的指挥所内,等到手表时针到达3点时,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巨响,惊天动地,只见东南角的城墙石块儿,连同守城敌兵直冲几十米的高空飞去,城内的敌人,一时被炸得惊慌失措。几乎是在同时,东西北三面城墙也传来爆破声,前线的勇士们趁着尘土、烟幕未散以及敌人惊魂未定,即刻奋勇登城,从爆破口冲进城内投入巷战。

因为敌人是还乡团,他们知道冲出去也是死路一条,所以拼死顽抗,魏永和也带着敢死队左冲右突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巷战,敌人终于被消灭了,魏永和负伤后也被生擒。当卫生队把他放在担架上抬出城外时,他被老百姓认了出来,老百姓一拥而上用石头生生地把他砸死了,可见平日民愤之大。从爆破元氏石头城开始,到全歼守敌结束战斗,总共约两个钟头。翌日清晨,敌机飞临元氏上空,绕城转了一周,看到坚固的石头城墙已变成残垣断壁,也顾不得投弹和扫射,便速返北平去了。石家庄战役最后一个堡垒被攻克了,从此,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,并于6个月后实现合并,在平山县成立了华北行政区的党、政、军机构。同时,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也来到西柏坡,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。

笔者从石家庄解放50周年时开始,就参与亲历了每隔五年一次的纪念石家庄解放的各类活动。纪念石家庄解放55周年时,采访报道了当年参战的多位革命将士的英勇事迹;纪念石家庄解放60周年时,主编了《石门风云》(上下册)资料专集;纪念石家庄解放65周年时,参加编导了《电影镜头下的石家庄》文献专题片;纪念石家庄解放70周年时,发起组织了红色诗书画大赛和展览。今年是石家庄解放75周年,我在两会上提交了《大力挖掘宣传我市各县区解放历史——关于丰富石家庄解放75周年活动建议》的提案,提出包括元氏在内的各县区解放与石家庄城市解放应整合为一体,受到有关部门和县区的重视,建议内容逐一得到反馈和落实。

解放元氏,其坑道攻坚的战例还被载入军事教材,进一步地挖掘、宣传,会让更多的省会市民了解其对解放战争胜利作出的贡献。

